

老妈这位微友我得惯着

老妈买了华为手机,学会了很多新鲜玩意,浏览抖音、快手,还下载了微信。我教老妈学习微信的一些简单用法,她很快就掌握了。添加微信好友,老妈第一个把我加上了,从此我和老妈正式成为“微友”。

老妈成了我的“微友”之后,我的手机便不再消停。她有空就给我发语音、照片,有时听到微信消息的“滴滴”声,我都不用猜,肯定是老妈发来的。老妈还学会了发朋友圈,发她唱的那些歌或者戏。为了给她捧场,我每次都要点赞。老妈立马学会了“礼尚往来”,我发了朋友圈,她也会第一个为我点赞。

老妈成了我“微友”中互动最频繁的一个。她打理的小菜园,西红柿红了,她会拍照发给我;黄瓜长出来了,她也会发给我。就连院子里的月季花开了,老妈也会给我发照片。我知道,老妈这个人特别喜欢分享,有开心的事她一定要分享给我。

老妈也会打字,不过她嫌打字麻烦,一般都是发语音。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老妈发来的语音,有时我们通过微信语音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,感觉也很温馨。自从老妈成了我的“微友”,母女间好像又多了一层闺蜜的感情,几乎无话不谈。老妈可能也有这种感觉,这种新鲜体验让她每天坚持不懈地活跃在我的微信中。

老妈太热衷于给我发语音了,动不动就会过来几条。那次我正在开会,领导正在讲话,我偷偷打开手机,十几个语音小红点醒目地出现在我和老妈的对话框,长的50多秒,短的10多秒。我心下纳闷,老妈这是在说啥。我正琢磨着,老妈又接连发过来几条50多秒的长语音。我想老妈肯定是有事,于是偷偷点开“转换成文字模式”。可是,老妈说的是方言,转成文字成了乱七八糟的内容,里面好像有腿怎么了。我一边开会,一边如坐针毡,琢磨着老妈这是有事了。



终于开完了会,我一点点开听,听到的都是老妈的闲聊。我一时懊恼,打电话给老妈:“以后你别总给我发那么多语音了。你没事别人也没事吗?”老妈在电话那头说:“知道了。”我听得出来,她很不开心。

从那以后,老妈不再跟我发语音,有事就打电话。没有老妈这位“微友”的频繁“骚扰”,我的手机寂寞了很多。习惯了跟老妈有一搭无一搭微信聊天,突然间这位“微友”好像隐身了一样,我还真有点不习惯。不仅如此,我还发现老妈不给我发语音,她连用微信的兴趣也没了。她自己也不发朋友圈了,也不浏览朋友圈为我点赞了。我这是把老妈这位“微友”给坚坚实实伤着了。

一次,老妈又打来电话,说完事之后正欲挂电话,我抢白:“妈,以后呢,你还是给我发微信语音吧,这样还省电话费呢。”电话那头,老妈“扑哧”笑了:“行,我知道了!”

马亚伟

母亲是那个保留我们“孩子”权的人

“你别动,让你爸来!”只见王叔提着一桶鸡蛋走过来,然后放到了朋友小柔的后备箱里。小柔笑说,自己都已经40多岁了,母亲还当她是孩子。在父母眼里,也许我们都是长不大的孩子。

前段时间,舅舅从老家发了几箱鲜货过来,物流公司第一时间给父亲发了条到货信息。当时父亲刚好有事在忙,便打电话让我帮忙代取。下班后,我驱车前往物流中心,几箱鲜货占满了后备箱。傍晚时分,我到了父母那里,经过几次搬运,才把鲜货都运到楼上。我敲响门铃,母亲一打开门,就心疼道:“啊?这么多啊!你一个人搬上来的?”我点了点头,此时汗珠已挂满脸颊。她嗔怪:“都怨你爸,我让他去拿,他让你去干吗?”“放心,妈,我可以的。”母亲

赶紧招呼我进去休息。

没多久,钥匙在锁孔里旋转,是父亲回来了。此时母亲正蹲在地上开着箱,嘀咕道:“你干吗让儿子去拿东西?那么多,孩子不累吗?”父亲委屈:“那我不就不累吗?”“那不一样!”母亲没好气地说。父亲不与她纠缠,看到客厅的我,他悄悄抱怨,这么多年了,自己的待遇始终不如我。

有回我请假带父亲去医院体检,两个小时左右,他便做完了所有的检查项目。有些项目是我扶着父亲做的,因为那段时间他总是喊后背疼。后来将父亲送到家里,母亲急切地问我:“累坏了吧,陪了你爸一个早上,其实他自己去就行了。”“妈,我还好,你也问问爸。”我拿眼睛示意她。她则轻描淡写道:“没事儿。能有啥事儿。”习惯了这种待遇

的父亲没说什么,走进餐厅,看见餐桌上放了一碗热腾腾的冬虫夏草汤。“又是给儿子的吧。”父亲酸溜溜地说。母亲讪讪一笑,称今天先让他补补,这碗冬虫夏草汤就准他喝了吧,下次再给儿子做点。

父亲笑了。我忍不住凑近他打趣道:“我妈还是很关心你的嘛。”父亲瞬时头仰得老高:“那当然,你妈那是刀子嘴,豆腐心,我懂的。”

其实,母亲对父亲的温柔都藏在日常的琐碎里,只是相比对我,母亲总是表现得将父亲放在第二位。

在母亲的眼里,也许我从未长大。而父亲在她的眼中,也像是那个长不大的“孩子”,需要她时刻照顾与关心。母亲就是那个给了我们做“孩子”福利的人。

马斌



借鉴台

老人赠百万元给未出生孙子,别人能平分或要回吗

爷爷去世前,赠给未出生孙子100万元。可爷爷去世后,孩子叔叔认为爷爷的安排不公,诉至法院。近日,安徽的这起案件引发关注。

老强(化名)因突发疾病住院治疗,在生命垂危之际,因大儿媳已怀有双胞胎,遂决定将自己积攒的100万元存款赠与即将诞生的两个孙子。老强离世后不久,大儿媳顺利诞下两名健康婴儿。

然而,老强二儿子小强知晓后对父亲的安排强烈不满。小强认为,父亲在决定赠与这笔款项时,两位侄子尚未出生,不应具备继承资格,该笔资金应作为遗产由兄弟二人均分。面对家庭内部的矛盾分歧,案件最终诉诸法律途径解决。

法院审理认定,老强将100万元赠与孙子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,赠与合同合法有效。基于这一判决结果,小

强要求分割该笔款项的诉求未能获得法院支持。

老强的行为属于赠与还是遗嘱继承?未出生胎儿能否接受赠与?江苏岸东律师事务所钟金任律师认为:老强的行为属于赠与。赠与需真实的意思表示,且生前完成财产交付;遗嘱则需符合法定形式。《民法典》规定有效遗嘱的形式有自书、代书、打印、录音录像、口头、公证遗嘱等,且以被继承人死亡为财产分割的前提条件。本案根据现有信息显示,老强生前该笔财产已完成转移(即存款交付)。因此,该笔款项的性质应为赠与而非遗产,且赠与合同已生效。

未出生胎儿能否接受赠与?根据《民法典》第十三条规定,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,具有民事权利能力,依法享有民事权利,承担民事义务。但为了进一步保护胎儿出生前的合法权益,

《民法典》第十六条规定,涉及遗产继承、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时,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。但若胎儿娩出时为死体,则其民事权利自始不存在。知名律师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解释,“自始不存在”的意思是,从一开始就没有民事权利能力,不能获得别人赠送的财物,这个赠与就是无效的。也就是说,上述情况下这100万元就没有赠送成功,仍然属于老人的财产,老人过世时没有留下遗嘱,这100万元就要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定,由老人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按照各自三分之一的份额继承。

因此本案中,老强在生命垂危时明确表示将存款赠与即将出生的双胞胎,属于对胎儿合法利益的保护。两个孩子顺利娩出且健康存活,则老强的意愿应被法律认可,胎儿可接受赠与。

据《老年生活报》

有话要说

“老有所为”值得提倡

最近民政部牵头,与多部门一起推出《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》。这事跟当下的老年人息息相关,值得推敲。

以前,一提起老年人,很多人就会冒出“退休”“养老”“跳广场舞”这些词儿。好像人一上了年纪,就只能在家含饴弄孙,享天伦之乐。道理没错,退休了,该休息就得休息,该享受就得享受。但现代社会,人的寿命越来越长,身体也越来越硬朗,60岁、70岁正是经验丰富、时间充沛的时候,一味无所事事,岂不是种浪费?

这个指导意见就很有针对性。意见中提到,老年人也是社会的一份子,他们有经验、有智慧、有热情,完全可以继续为社会发光发热。

比如,社区里那些调解邻里矛盾的“和事佬”,很多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大爷、老大妈。他们人缘好,说话中听,几句话就能把矛盾化解了;还有那些义务教孩子读书写字的“银发老师”,他们耐心细致,一字一句地教,孩子们学得认真,他们教得更认真。

再比如,很多老年人都有一技之长——木匠、瓦匠、裁缝、厨子……要是能把他们组织起来,成立个“银发工匠”室,既能传承传统技艺,又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,最重要是提供给老年人发挥余热的舞台。

还有些老年人,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和愿望很强,他们完全可以做“数字助老”志愿者,教教其他老人怎么用手机挂号、缴费、买东西,让更多老年人享受数字生活的便利。

其实,老年人参与社会,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件大好事。人老了,最怕孤独,也最怕被社会遗忘,要是能走出家门,大家一起做点有意义的事情,强化自我价值,心情必定舒畅,身体也更有活力,这比吃啥保健品都强。

当然,要让老年人真正实现“老有所为”,也不是光靠一纸文件就能搞定。咱们得实实在在为老年人创造条件,提供便利。比如说,社区可以多组织一些适合老年人参与的活动,提供一些必要的培训和指导。政府部门也要在政策上多支持,比如给参与志愿服务的老年人一些补贴,或者在医疗、交通等方面提供一些优惠。

说到底,“老有所为”不是一句空话,而是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参与进来,共同营造的一个良好氛围。咱们要尊重老年人,理解老年人,支持老年人,让他们在晚年生活中,既能享受天伦之乐,又能继续为社会贡献力量。

所以,下次再看到社区里招募志愿者,别犹豫,拉着家里的老人一起报名,让他们感受力所能及带来的“老有所为”的自我认同感、满足感和存在感。明伟方

